

北京阅读季落幕,专家读者齐聚盛典论坛,共话全民阅读大趋势

全民阅读将往哪里走?

本报记者 苏墨

10月27日,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举行,历时半年之久的北京阅读季活动落幕。4月启动至今,阅读季策划开展了3000多场阅读活动,千余万人次读者参与。作家、评论家、读者、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图书馆、新闻媒体等方方面面人士登上这个大舞台。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生阅读联盟、北京阅读新媒体联盟等民间阅读组织纷纷成立,为全民阅读活动注入新力量。

今年的“两会”上,全民阅读这个概念又一次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人均阅读量还不到一些国家的1/10。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全民阅读计划连续两年写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原因。

有人说,全民阅读的春天来了,但图书产业似乎并没有因此迅速繁荣起来,单本图书的销售数量逐年走低,纸质图书滞销,传统书店纷纷寻求转型。在忙碌的生活中如何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书本的影子,全民阅读会带来什么,我们在期待一个怎样的全民阅读的愿景呢?

全民阅读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

柳斌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把人解放出来,让人全面发展。

精神要靠读书来发育,经验要靠读书来支撑,能力要靠读书来学习,幸福也与读书有关。人与书结缘,你的心里就很光明,即使碰到了阴影,也能找到前进的方法。这一点是无疑的,国外是这样,国内也是这样,我们的先贤早有概括。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书,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书,一个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读书。过去大家忙于解决温饱问题,精神发育、人的全面发展还没有很好地放在议事日程上。现在读书主要是发展功利性的读书,为文凭、为职称、为评级、为晋升去读书,这跟发达国家的读书还有很大的差距。

到底现在阅读是一个什么状况?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甚至西方报刊上也出现了中国人只看手机,中华民族的智商要退化了 的报道。这就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担心;未来的一代,读屏的一代,上网的一代,低头的一代,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我认为全民阅读的总体趋势是好的。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是阅读的多样性。读纸本读物的人在稳步上升,每年上升1%左右,同时,读屏的人、通过手机获取知识的

人也大幅上升,总体上是多样化的,读书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第二,个性化、图书的品种越来越多,我们的终端传播的信息越来越多,个性化的需求不一样了。第三,便利性,现在想读书非常便利,拿起手机就能读,上网就能读。第四,实用化。实用化的好处就是学用结合联系得更紧密,比如我们要学习什么知识,在网上就可以立刻从数据库中把它调出来。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理性实用,不用漫无边际地找,分类、关联也特别方便。比如搜索像马列主义这样的著作,一下子就可以把相关的图书全都找出来。第五,中国的阅读已经迈向了国际化。对外出版,不仅仅传承文化,同时介绍我们的国家;引进内容,世界多样文化的发展,多种思想创造,对扩大国人视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民阅读的碎片化和整体化的趋势

聂震宁(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新一代的网民认为《红楼梦》是死活读不下去的书,只能在微博上读140字的文字,或者读微信公众号或者私信里的一些东西。对此,两三年前就有对碎片化阅读的推斥。

我们必须承认,碎片化阅读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再怎么百般诅咒它,也回不去了。可以说手机已经是解决我们生活中很多问题的主要途径了,不是一般途径了。

事实上,人类都是在一种技术层面上接受一种载体,然后再阅读的。无论是龟板的阅读,还是青铜器的阅读。

碎片化是人类阅读的一种状态。早在孔子时期,柏拉图时期就如此,《论语》是碎片化的,是他的学生把它编纂起来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一段一段警句式的文章,而不是完整的论著,后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始进行撰写带有论证性的东西。一定意义上,碎片化就是人类的一种阅读的状态。清代的时候出现了报纸,难道报纸不是碎片化吗?后来出现了杂志,杂志难道不是碎片吗?

读比不读好。过去大家不拿书,就在路上侃大山,在地铁上大声嚷嚷,公交车上隔着几个人说事,现在大家都低头看手机,是不是比大声嚷嚷要好?

现在,中国已经拥有12亿部的手机,是世界的手机大国,90%的人都在用手机上网,这就是移动互联网阅读。2014年,国民阅读调查,图书阅读率58%,数字阅读率58.1%,综合阅读率78.6%。

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出版业、IT业和通信业,要提供更好的阅读产品,而不是说这种阅读方式不行。碎片阅读是一种形式,现在需要我们生产质量好的碎片,精致的碎片。制造者和生产者既然看到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习惯,那我们生产靠谱的碎片内容,碎片就未必是肤浅的。

不可否认的是,碎片化的、浏览式的、肤浅的阅读,非主流价值观等等,确实是个大问题。因为这种轻松的阅读不利于人的成长。我们需要一些完整的阅读、深度的思考、严肃的东西,来不断地锻炼我们的思维,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所以,只有碎片化的阅读趋势那将是灾难,我们需要提倡整体化的趋势。

整体化的趋势从来都是提倡的。这本书没读完千万不要读另外一本书。现在大学生去图书馆借的十几本书回来,放在那里,随便翻翻,大体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了事了。现在人都浮躁了,肤浅了,这个已经是时代病,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只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显得更加明显了,另外,我们的互联网阅读是比欧美国家还要来得迅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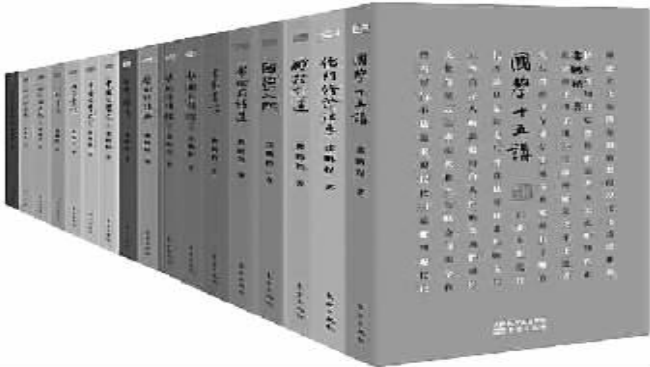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尤其要提倡整体化阅读。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国民的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这个时候,靠只言片语、靠一点灵光闪现,是完成不了一个民族的气质提升的。它需要有整体的、深度的东西,需要难一些的东西来让我们读了以后得到提升。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强调整体化的阅读。一定要使全民阅读的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

让阅读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李湛军(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如今全国阅读量却如此低?我们也做过问卷调查,答案有很多。诸如书太贵,购书不方便,好书太多免费读物少等等。我认为这都不能成为理由,近些年来我到过一些国家,比如说古巴,并不富裕,却读书惊人。这个国家1200多万人口,首都250多万人,可哈瓦那国际读书节世界有名,每年书市有200多万顾客光顾。而我们北京市书市每年也就500多万人光顾。其中我们集团出钱购买、赠送的门票30万张。中国现在每年出版图书40多万个品种;我们每年

龚鹏程：“并没有所谓的专家”



本报记者 苏墨

“天下第一才子”、“当代孔孟”、“国学大师”,这些都是龚鹏程先生的“江湖”名号。近日,东方出版社为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在北大举行出版座谈会。“才高八斗”,“学贯古今”,“融通中西”,“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是会上乐黛云、温儒敏、张颐武等学者对龚鹏程的评价。

龚鹏程生长于台湾,曾创办过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他融通儒道佛三教,兼治中外古今学术,且能积极实践,知行合一。目前已有著

作140种左右,设立的文化教育机构十余处,遍及两岸、欧美及东南亚。近年来,他移居大陆,在北京大学任教,对时下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之发展,提供了许多引导与匡正。

《工人日报》记者就这次座谈会上发布的东方出版社新出十余种龚先生著作,以及治学方法、国学传承等问题采访了龚先生。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博学的学者,但是现在我们的学者研究面非常狭窄,你怎么看待博学与专业的关系?

龚鹏程:没有博学怎么能专业。我小时候练拳。在台湾的所有的武术馆都有国术馆,除

了练习武术还是个医馆。练武受伤了怎么办?中医是练习武术的人必须要会的。还有练铁砂掌,要吃药,还要泡水,消毒去火,慢慢地筋骨才会更强壮。我们打穴,天天要去看穴位图。练习武术的同时懂得中医、懂得药。我练这个东西当然是我的爱好了,而这个爱好跟我看武侠小说,读武侠小说是分不开的,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对武侠背后的东西也有理解,光会出来练一套拳,周围什么都不懂,就跟只会做一套体操一样。

古人通博。但据庄子看,除了老子仍属于古之博大真人以外,诸子百家都是走分的路子,而且越分越细,终究会“道术为天下裂”。对此,他十分悲观。目前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道多歧,枝末亡羊。各路专家各自研究他手上那一片叶子,没人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

但我并不如庄这般悲观。因为先秦诸子时道术已分,汉代就分得更厉害,经学诸子均各有博士,各带博士生。经学还分五经,五经中又分不同老师,各师各有师法,像《尚书》就分大夏侯小夏侯;《诗》齐、鲁、韩、毛,则是家法之异。这不跟今天很像吗?但西汉如此,东汉就渐合了,开始走博通的路子。马融献玄王肃之后,通今古、合众氏,才足以称为大儒。专门名家之学固然仍有,但博通是基础,所谓由

博返约;也是归宗,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段历史,便很值得我们玩味。

现在专家之学的弊端,其实大家已渐明白了,大学也开始推动博雅教育,故风气渐变,未来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若嫌此自然风气之变太慢,也可练习着做点改变。改变之道,一是多做根源性思考,研究叶子的,渐知要回到根干上去观察。二是多做跨学科交叉训练,养成习惯。三是一题一事一物,渐由多角度去观察,穷其事理,东坡所谓“八面受敌法”是也。如此渐磨渐改,习与性成,自能渐渐于通博。

记者:您是非常注重国学的传播的,主持都江堰文庙、马一浮发祥书院等众多文化机构,勤于更新博客、微信,在电视上做节目等等。请问您感觉成效如何?

龚鹏程:传播当然重要,过去把儒家说得臭不可闻,不就是靠传播吗?顾颉刚在抗战时,避地后方,无书可读。架上虽有程子文集,但早听说宋明理学是腐朽的、杀人的,所以根本不想去读。后来实在没书看,姑且打开来读了才大吃一惊,说:“啊,原来人家十分明通嘛!”我们过去把传统宣传得太臭了,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读,什么官室之美百官之富都没见过,就这样已经知道它是封建糟

个体记忆中的乡土中原切片

——读贾海修散文集《抱朴守拙》

上,离洛阳有一百里地。那时只有直通县城的汽车,到山上就得步行……县城往北,是盘山公路,媳妇穿的是高跟鞋,在这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走着可想有多困难。每走一段,她都要问我还有多远,我总说快到了,或说爬过山顶就到了……”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记忆,很多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曾经有过类似的回忆,如今读来,想笑,却又觉得笑不出来,眼前总能看到小时候走在回乡路上的影子,耳边也总听到亲戚朋友们当年的故事。这样的集体记忆,在书中有很多,数不胜数。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尤能勾起读者对乡土的深厚感情。媳妇儿包的“像半个月牙儿,肚子鼓鼓的,捏的边缘是直的”喷香的“饺子”;“有点咸味,有点香味,喝着比白开水、面疙瘩汤、小米汤都好喝”的“饺子汤”。还有儿时吃“野味”的场景:“将逮住的麻雀用泥巴包好,放在柴火堆上烤,泥巴干了,麻雀也就熟了,掰开泥巴,这

进口的图书都在3亿美元左右,约20亿元人民币,而且还在以30%的比例在增长,难道都满足不了我们读者的阅读需求吗?我认为国人之所以有很多人不爱阅读,原因是阅读还没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时下,我们常常出于功利性目的去阅读。其实把阅读当做一种学习和工作的方式,与把阅读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并不矛盾,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环境给阅读和学习太多的功利性和目的性的暗示和教导,这就容易忽略阅读本身还带有的陶冶情趣、修身养性的愉悦功能。应该说功利性和目的性是推动阅读的重要有效动力,没有学习和工作上的动力需求就没有阅读的基础和市场,但同样没有阅读爱好和习性的养成,只有功利性和目的性的阅读也很难有阅读的升华和习性,最终无法形成生活方式。两种阅读动力相比我认为后者更需要多多的培养,一旦养成便具有持久性。

我认为我们需要把阅读引导到更开阔的视野和生活习惯上,否则很难改变目前国人不看书的问题,如何在阅读中寻找新的生活乐趣和新的生活体验,是我们目前需要在全民阅读推广中更多考虑的问题。要让阅读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是需要政府和全民来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比如说出版发行更多、更丰富、更好的图书,提供更优美、更舒适、更便利的阅读环境。二是也需要全民逐渐养成一种阅读习惯,阅读兴趣,而不仅仅是即用先学或有需才学。三是家长对孩子的教导不要赋予阅读太重的责任和使命。这种教导和暗示容易让阅读缺失很多乐趣。如果我们能减弱一些过强过度的功利性,我想阅读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图书发行人,我们的核心打算是要转变经营理念,由过去的为买书人的买书提供服务,转变为为买书人的更多需求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为此我们未来将会实行卖场服务多元化的模式,一站式服务的便利性将成为以书会友的最佳社交场所。而我们未来的中小书店门店将会向三个方向努力:线上线下网络的支撑,社区基准化的服务网点,由单纯的文化服务转向含文化的生活站。

阅读的动机除了功利性目的性之外,也来自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全民阅读将会推进阅读的内在动力结构,向复合型结构发展。也就是说,阅读既是我们的一种学习和工作方式,同时还会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两种方式的结合相得益彰,从而让阅读渐渐成为我们国人一种离不开的生活方式。一个富有阅读的民族,会是富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民族,当然也会是劳动力素质最强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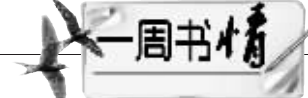
粕了,就认定它是害得中国落后的元凶了。所以现在要拨乱反正,也不得不重视传播。

传播并不能像从前那样靠造谣和洗脑,更不能凭政治力量强人以就我,故我的传播,除了说理式的讲学(不是卖膏药、灌鸡汤),还要利用具体的活动,以结合媒体与产业,譬如我去大声疾呼现代社会不可无礼呀、应恢复礼乐文明之传统呀,人或厌之,疑我又要吃人。可是只要请他来看一场我办的成人礼、婚礼、射礼、乡饮酒礼,他马上就会幡然改观。

早先我在台湾办生死学研究所,推动殡葬管理时,也是人皆侧目,论为怪谈,结果改进了整个殡葬业,人人受惠。还有人专程飞来北京,找我致谢,说丧礼习俗改革得好,存殁均安。我在都江堰文庙办这些礼及祭孔等,北京、云南、山东各地也都要来观礼,逐渐就把孔庙也都活化起来了。书院也是如此,目前叫书院的机构近万家,我略有宣传之功,因为若真想接续书院传统,即必须读我的书,参鉴我做过的书院与大学。其中故事多了,岂能细讲?

记者:这些年来,西方的文艺理论横扫中国,传统的文学鉴赏方式日渐式微,您有何评论?

龚鹏程:剥极而复,我一点也不担心。近年西方文艺理论事实上也尸居余气,没什么新货色可供榨取。我国青年一居学人之国学功底则日渐可观,消长之机可以预卜。



讲述少年图书馆奇幻之旅
还原大盗优茶种冒险故事

邓崎凡

(图书馆奇谈)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与《眠》《袭击面包店》同一系列。少年为了弄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税方式,决定去图书馆寻找答案。依照指引,他走向地下的107室。眼前是一扇奇特的门,敲上去令人毛骨悚然。门开了,一位长相诡异的老人找来三本书,但只能在阅览室里读。少年跟着老人走进漆黑 的阅览室,他发现,他似乎永生都将囚禁于此……

《自由的基因》



【英】丹尼尔·汉南 著 徐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政治家丹尼尔·汉南在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它向我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这一革命性观念创造出了财产与契约的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进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生长出了奖励创造生产、而非弱肉强食的制度;这套制度被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者自觉履践,在1787年的费城,以纯粹和精妙的形式凝结在美国宪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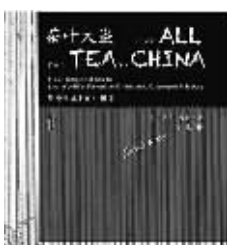
《宫崎市定中国史》



【日】宫崎市定 著 焦望 翟拓 译
铁葫芦图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是他积40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300余个小题额和平均800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

《茶叶大盗》



【美】萨拉·罗斯 著 孟迪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一部描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罗伯特·福钧在华经历的历史故事书,情节非常吸引人,写法像小说,将罗伯特·福钧个人的“冒险故事”讲述的异常精彩。罗伯特·福钧的故事核心是受东印度公司在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资助,凭借着自己的植物学才华和强烈兴趣在中国寻找优茶种的故事。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面世

本报讯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辉图书出品的《那些说不出的慌张》,已于近日面市。

该书收录了文化记者李宗陶写于2008~2014年的17篇人物特稿和访谈,受访者涵括作家、画家、学者、导演、艺人等,其中不乏文化界重要人物,如龙应台、林青霞、王蒙、贾平凹等。作者以她的专业、认真和沉着、细心体贴每一位受访对象,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景观,留下一帧帧传神的剪影。

文化学者陈丹青称:“写不同的人物而兼及故实,要能有料、有趣,又做到所谓‘客观’,并介入适度而隐然的评议,其实很难。……而每写一人,每成一稿,显然宗陶就掉进去,手眼所及,之细腻、之会心,恨不得钻进那人的肚里,直如孙悟空。”著名导演姜文评价此书是,“灵动漂亮的文笔,踏实沉静的风格。”

李宗陶曾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现为《289艺术风尚》杂志总主笔,在思想者访谈、人物特稿、历史写作、非虚构报道等领域均有出色作品。(陈俊宇)